

有没有那种催人泪下相爱相杀的古言小说？

母亲临死前对我万般嘱咐：一定要嫁个普通人，别走她的老路。

可我做不到，终究是嫁给了皇帝。

今天是我 64 岁的寿辰，皇帝在宫中与民间大摆七日千人宴，以寓普天同庆，贺太后万寿无疆。一时间我成了百姓口中大齐最尊贵的女人，虽然我本来就是。

其实我不爱铺张浪费的场合，但怎么我都是这桩盛举的主角，不出席不合适。

宴既是个隆重的宴，出席就得盛装。这天清晨我揽镜，权当自己是个花瓶，任由妙岚往我脑袋上插一套九件的黄金累丝珍珠流苏凤簪。

「头转回去，摆正，别笑得像个暴发户家的傻婆娘。」妙岚跟了我几十年，私下无人时晓得我是个什么德行，怼我从来不留余地。

一声「太后起驾」，我搭着妙岚的手往我的凤鸾车边走，顶着沉重高耸的云髻，我僵硬地左右扭了扭头，发现除了妙岚，其余人怕踩了我的衣裳，都离我有八米远。

我不免担忧，「大家都离哀家这么远，一会儿要是来了刺客想劫持哀家，他们怕是不好救驾。」

「拉倒吧，太后。」妙岚道，「谁没事吃饱了撑的，会劫持一个老太太。」

「话是这么说没错，但哀家不是一般的老太太。」

妙岚看着我。

「哀家是个富可敌国的老太太。」我道。

妙岚一把把我掀上了鸾车。

1

庆安殿的奏乐响到高潮时，我——大齐最尊贵的女人（尊在其次，贵是真的贵），踩点缓慢登场。

主要也是一身行头过于沉坠，想快都快不成。

皇帝下了丹陛，带头恭迎懿驾。

我叫一声「平身」，目光往人群中随意梭巡一眼，看见了位于百官之首的闻照。

当然他也看见了我。隔着空气，隔着皇帝皇后皇子公主与数位妃嫔的脑袋，他与我四目相对。

他一身月白官服，身姿笔直，精神矍铄，眉眼间依稀存有年轻时俊美无俦的风采。

只是他跟我一样，眼角不可避免地生了细密纹路，那是岁月予他予我无言的磋磨。

我一时有些恍惚，忽然意识到他如今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。

原来我们就是这样过了一辈子。

初遇见闻照时，我十六岁。

那天大雨如倾，我娘病得很重，我求遍了家里奴仆，让他们帮我去请个大夫，但他们无人肯应。

于是我只好撒开我娘的手自己去，门房连把伞都不愿施舍给我，说是不巧，公主今日想吃樊楼的全鱼宴，着人去买，伞都给他们用光了。

我只能冒雨跑出去。

那已经是隆冬时节，我身上穿着的还是单薄秋衣，很快被大雨湿透，遍体生寒。

雨迷了我的眼睛。

等我听到马车靠近时已然晚了，千钧一发之际有个人大力将我
从车轱辘底下拖了出来，我才没有被当场轧死。

那是个孔武的小厮，长了张张飞的脸，嗓门也像，他拎着我如
拎小鸡崽子，嘹亮冲马车里喊道：「公子，人没事儿！」

我抬头，看到马车上挂了个「闻」字姓氏角牌。

车帘被掀开，露出一张金质玉相的脸，鼻高唇薄，星眸潋滟。

他亲自持了一把伞，下车撑在我头顶，开口，声音如人般温
文，他道：「姑娘，对不住，下人不长眼冲撞了姑娘，你没事
吧？需不需要我送你去看大夫？」

我道：「有事。」

「不过看大夫就免了，」我正为筹不到我娘的医药费发愁，送
上门的肥肉不要白不要，「你能直接赔我银子吗？」

我说完，几乎立时听见了「小张」怒气的重哼。

这小公子却仍旧好脾气看着我，带着一点温笑，「姑娘想要多
少银子？」

我道：「一百两，现银。」

我说完，几乎又立时听见了「小张」怒气的重哼，两声。

「好说，」小公子道，「只是我出门匆忙，未带那么多现银，
这三十两你先拿着，剩下的姑娘改日若是有空，凭这枚玉佩到

我家去取，可以么？」

我接过他手中的钱袋和玉佩，「可。」

他道：「我家在.....」

「我知道，文渊阁大学士闻阁老家里嘛，」我着急，抢着打断他，一指角牌道，「京都的人哪个不知道闻家。」

我顿了顿，终于还是问道：「你是不是叫闻照？」

他闻言笑了，细长眼尾上扬如月，煞是动人好看，「姑娘竟然认识我。」

闻大学士的孙子，十岁便被称为神童誉满京华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

最关键的是，闻家后辈里就这么一个年龄段相当的人，实在是很好猜。

闻照再近我一步，近到我在清澈墨眸中能看见自己的狼狈，他道：「那敢问姑娘贵.....」

「再见。」我抢过他的伞，拔腿就跑。

2

那天我领着大夫匆匆赶回家时终归晚了一步，我娘死前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，是当年悔教夫婿觅封侯。

她道：「阿蓉你长大了以后就找个普通人，忒点不要紧，穷点也不要紧，重要的是你一心爱他，他也一心爱你，你们两个茅茨青巷，温饱足以，朝朝暮暮安安稳稳过一生。」

「千万莫要走我的老路，特别没劲。」

可是她似乎忘了，她认识我爹时，我爹也是默默无闻的百夫长，芝麻小官摊上个无人敢领的剿匪差事。

我娘就是他要剿灭的匪头儿。

由于我娘过于强悍，跟随我爹的二十个小兵最后都吓跑了，丢下我爹一个人战斗到底。

我爹被俘上山时当着我娘的面哭了，说自己活了十几二十年，连个媳妇都没娶上就要身首异处，葬身匪手，怎么想都觉亏得慌。

我娘左手端着一碗红烧肉，右手温柔给我爹揩泪，边笑边道：「不如我当你的媳妇好不好？」

我娘是自愿被我爹招安的。

她从良以后跟我爹过了好一阵苦日子。

我爹说这样不行，大丈夫该当指点江山挥斥方遒，给妻儿家人富足的生活。我娘说：「那你就去闯一闯，我陪着你。」

恰逢朝廷招兵，我爹就报了名。

跟我爹年岁久的老兵都知道，我爹身边永远不远不近跟着一位喜穿红衣的女子，从中原毒林深漳，到大漠边疆。

从我爹由一个无名小吏当上守备，都司，参将，总兵，到将军，元帅。

那女子爽朗，干练，果敢，纵得烈马，喝得烧刀子，她还爱笑，爱大笑。

这些都是我后来听我爹副将说的。

我印象中的我娘，从来都是宅门大院里的一位安静妇人，穿着简素，话不多，也很少笑，倒是喜欢流连厨房，在我爹每个凯旋之日，亲自给他做一碗红烧肉。

只有一回，我半夜起来如厕，看见她独自在走廊喝酒，粗糙的陶瓷坛子，里面酒气很冲。

她也是用小酒盅一盅一盅地喝，回过头来看见我，手指抵在唇间「嘘」道：「别告诉你爹。」

我很想告诉她，爹已经很久没有到我们的院子里来了。

但这话她是笑着说的，眼眸闪闪发亮，颊上两坨绯红。

我终于知道，我娘也可以如此鲜活。

于是我把话咽了回去。

可也只有那一回，第二天起来，我娘又恢复成了往日那个缄默恪守的妇人。

我甚至怀疑那晚在廊下对月喝酒的娘只是我做的一个梦。

3

我两岁那年，我爹被封为英武侯，也就是那一年，太后给远宁公主和我爹赐了婚，在明知道我爹已有家室的情况下。

据说远宁公主是一日看了我爹回朝时在马上的英姿，从而对我爹一见钟情。

我躲在房门前听我娘和我爹吵架，吵了什么我大多听不懂，我只记得我爹低声说了一句「含樱已经有了身孕」，屋里的声音戛然而止。

含樱就是远宁公主的小字。

我娘打那起再没跟我爹说过一句话。

由于远宁是太后的独女，金枝玉叶，不可能纡尊降贵给别人做妾，她甚至连做平妻都不能接受。

所以我娘好好一个正妻成了妾，从主屋搬到了别苑，我也从侯府大小姐变成了人人可欺的庶出。

次年我妹苏芷韵出生，我爹又一次上了战场。

一去就是三五年，从此一次次离家离得频繁，很少回来。

他在家时我和我娘的日子还好些，他一旦不在，家里的仆从都是看公主这个主母眼色行事。

公主原本想逼着我爹休了我娘，我娘也曾经要跟我爹和离，但是我爹不同意。

他不知道，他的一厢情愿造成了两个女人的悲剧，不，三个，我和苏芷韵各算半个。

我和我娘常常吃不饱，更别提冬天有炭，夏天有扇。

我娘的身体就是这样一日日拖垮的，她把丁点儿能吃的东西和仅有的薄被都让给了我。

我知道以她的性子，她原本可以不管不顾离开侯府，另寻一方自在天地，未尝不能重新快活，又不是非要男人不可。

她是为了我，才忍下满心委屈，囿于内宅。

直到把自己耗死。

我用从闻照那里碰瓷来的钱，给她买了一副薄棺，她下葬那天早上，我收拾她的遗物，从箱底发现了一件保存得很仔细的红衣。

公主不许我娘的牌位进苏家祠堂，理由是妾没有资格在我爹百年之后跟我爹同列一席。

我没有同她争辩，因为我原本就没打算把我娘的牌位放在祠堂，不是我娘没有资格，而是我爹和整个苏家配不上她。

当初我爹被赐婚，我娘不同意，是苏家那帮所谓长辈，每天排着队来给我娘「讲道理」。

唯恐公主与太后迁怒苏家，保不住他们的荣华富贵。

一张张嘴脸我记得无比清楚。

4

我娘下葬的这天下午，我在城外山寺找了个废弃的佛龕，想将她的牌位放进去。

没想到在山脚下我又碰见了闻照。

雪后万物皑皑，他披一身青羽大氅，缓步迤行而来，停在我面前，问我要去哪。

目光触及我手中白绢盖着的牌位，低声说了句「节哀」。

他不解，「既是为亲属送行，姑娘你为何穿.....穿这么一身.....」

「红衣是吗？」我低头看了看自己，「去世的是我娘，这是她生前最爱的衣裳，只是因为一些原因没有机会再穿，我想我穿着送她最后一程，她应该会喜欢。」

他点了点头，手抬起来又放下，最后递给我一方染香的手帕，又说了一声「节哀」。

我给了寺庙中老方丈一些香火钱，拜托他看顾我娘，我会时不时过来的。

下得山来闻照还没走。

他背对着我，揣着袖子活像个晒太阳的老头儿，在雪地里不住跺脚。

我有那么一丝丝感动，「闻公子是在等我吗？」

他吓了一跳，转过身来一边点头一边解大氅。

他将大氅披到我身上，「我想姑娘是一个人走路来的，冬日天黑得早，姑娘自己回去不安全，我的马车停在不远处，已让他们去赶了，姑娘可愿随我等等，让我送你一程？」

迎着我的目光，他不知为何有些羞赧，急急解释道：「我、我绝没有冒犯姑娘的意思，我可以坐在车衡上，不与姑娘同车的。」

他可真是个正人君子。

我感受着他残余在大氅上的体温，伤心又疲惫了一整日的身体因为这一点温暖，重新有了力量。

我朝他伸出手去，「苏芷蓉，叫我小苏，芷蓉，仙女都行。」

苏这个姓在京都不多见，他轻轻「啊」了一声，露出惶然的神色来，「姑娘是……」

「没错，苏梦寒是我爹。」

「可是，」他踌躇道，「侯爷夫人不是.....不是公.....」

「我娘是我爹的妾室，就是京都百姓茶余饭后传说的那个倒霉土匪头子，这么说公子可明白？」

他没想到我就这么堂皇自然地说了出来，震惊过后一脸歉意看着我，「对不起，那.....」

我忍不住勾了勾唇角，「先前见公子不是个内向的性格，怎么今日吞吞吐吐成这样，可不像个天才少年郎了。」

「公子应该听说过我，他们都说我娘是土匪我就是小土匪，全然没有那些高门小姐的矜持和做派，我既不单纯还做作，公子同我相处，大可自在些。」

他随我一笑，总算恢复几分世家公子的从容，「是啊，我也奇怪，平日都是我这般笑话旁人，没想到今日却被姑娘看了个笑话。」又道：「阿蓉这是真性情，不必妄自菲薄。」

他唤我阿蓉，除了我娘，从没有人这般唤过我。

我又举了举快要冻僵的手，晃荡着他的玉佩，「所以这个你到底还要不要了？」

他低头看了看玉佩，又看了看我，「阿蓉若是喜欢，就当个见面礼收着吧，不用非得还的。」

「你这意思，欠我的那七十两是打算赖账，不准备给了？」我道。

他一愣。

大概有生之年没见过在亡母送葬当天还记挂着讨债的姑娘。

但我没有法子，我还得活下去，我娘走了，我在苏家的日子只会更难。

闻照无奈道：「阿蓉你可知，这块玉佩你若拿去典卖，七百两也卖得了。」

他真的好纯真，一定是喝牛奶长大的吧？

我道：「城中哪个当铺老板不是眼尖识货的主儿？何况这玉佩上头有你闻家的徽记，我一个孤女拿去典卖，不被抓起来才怪。」

「到时候就算他们认出我是英武侯之女，少不得也要问问玉佩的来历。」

「不管我怎么说，我俩可能都要被扣一个私相授受的罪名，给全京都的人吃瓜。我脸皮厚习惯了倒是没什么，连累了闻公子你就不好了。」

他一思忖，「怪我思虑不周了，但我今日出门实在没有带银子，不如还是先欠着？」

我点头，「不过我每日要加五分的利。」

他笑道：「行。」

「但是，」他道，「大冬天的，我京都百姓何来的瓜吃？不应季啊。」

我：「.....」

我道：「所谓『瓜』，就是风言风语、传闻的意思。」

他很是受教。

闻府的马车说话间就来了，他十分有数，没有将我直接送到门口，选了个离侯府不远的拐角将我放下。

我在临下车前将大氅脱还给他，想了想，还是决定把一路的想法说出来。

我道：「闻公子，你人傻钱还多品行也不错，我能秘密跟你拜个把子吗？」

他：「啊？」

那神情，好似我要跟他拜个天地一样。

那块玉佩我到底没还，也没去典卖，而是妥善将它藏了起来，连同我娘那件红衣。

我以为我的生活会一如既往，每日在苏芷韵母女淫威下狗苟蝇营，直到我十八岁成人，由她们随便找户人家将我发落出去。

宅斗中的炮灰大都是这个下场。

没想到我娘去世半个月以后，边疆传来了我爹战死的消息。

据说这一场仗明明是我强敌弱，肉眼可见的躺赢，但我爹不知为何，疯了一样往敌人刀口上撞，拦都拦不住，铁了心要找死似的。

人拖回大营时已经不行了。

听说他喊了一夜的「红衣」，在天明时断了气。

我娘的名字就叫红衣。

由于他在我成长过程中缺失得厉害，导致我对他的印象很薄弱。

只记得他模样好看，我走在街上回头率高，还得谢他遗传得好。

记得他胡子特别扎人，还尤其喜欢抱着小时候的我往他脸上蹭，他喜欢把我高高地举起来，口中喊着「蓉蓉飞起来啦」「蓉蓉飞起来啦」。

或者把我扛在他肩膀上满院子撒欢儿，跑累了就去院角葡萄架下数葡萄。

公主来了以后嫌那架葡萄不美观，叫人拔了，栽了她喜欢的红梅。

有一次我爹好不容易回来，神秘兮兮来到别苑，送给我一条造型别致的项链，跟苏芷韵的一模一样。

他站在门口，将那条缀满各色宝石的项链戴在我的脖子上。

「喜欢吗？」他把当中一块玉坠翻过来给我看，「上头刻了你的名字，蓉蓉，爹爹亲手刻上去的，妹妹那条没有哦。」

我歪头看着他，不明白他想表达什么。

难道他以为这样我就该窃喜，然后对他感恩戴德，天真问他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？

他看我没什么反应，不禁有些黯然，欲言又止了一阵，问我：「你阿娘最近还好吗？」

我拉着他的胳膊，「爹爹你何不进来自己去问问她，你进来呀。」

堂堂一条汉子，一国的将军，令敌军闻风丧胆的三军统帅，迈不过一道浅浅的门槛，他道：「不了，爹爹走了，蓉蓉你明白，爹爹不敢见你娘亲。」

所以他在我眼中从来不是英雄，他就是个怂包。

他只是我娘一个人眼中的英雄。

后来苏芷韵的项链被她玩丢了，找到我这里见了我那条，非说是我偷了她的。

又说 I 擅自在上头刻了名字，是故意恶心她，公主便以此为由将我和我娘又「教训」了一顿。

而那时我爹又不在家。

看，他自以为对我和我娘的那些好，到头来都是对我们的变相伤害。

他从来不知道而已。

他只感动了他自己。

我是该恨他的，可是为什么，在得知他死讯那一刻，伤心还是大过了痛快。

昭武三十一年腊月二十三，我十七岁生辰过去十一天，还有七天就是阖家团圆的年，我在这一个月里，失去了母亲，又失去了父亲，彻底成了一个孤儿。

6

上元节刚过，太后不舍得女儿吃苦，迫不及待召远宁公主和苏芷韵回宫住。

这算开年以后我听到的唯一好消息，我高兴得一夜没睡着。

盘算了一夜如何在这两只走了以后，合理把侯府和我爹留下的遗产变卖了，该做买卖做买卖，该隐姓埋名隐姓埋名，早日奔小康。

我要看看我娘呆过的山，我娘趟过的河，海阔凭我跃，天高任我飞。

我前所未有地开始盼望快点长大成人。

如果非要带上一个同伙……同伴，闻照是个不错的选择，就是不知道他愿不愿去。

我甚至都想给自己出本书，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《侯门庶女的逆袭之路》。

万万没想到我高兴早了。

远宁公主为了彰显她主母的慈悲，在外人面前把自身形象朝「伟光正」靠拢，以「留我一个孤女在府中怕我难以为继」为由，让我跟着她母女俩一同进宫。

我：「？」

我还逆袭个屁。

6

就这么，我被带进了宫。

期间没一个人来问过我是否愿意。

太后和公主一样不待见我，原想将我随便安置了，给口饭吃，饿不死就行，但苏芷韵一句姐妹大过天，就把我留在了她的偏殿。

她扯着太后的袖子撒娇，「皇祖母，姐姐从小同我形影不离，照顾我照顾惯了，若是将她与我分开，她会哭死的。」

她回过头来看着我，稚嫩的脸庞巧笑倩兮，「你说是不是呀姐姐？」

伺候就伺候，美化成什么照顾，我皮笑肉不笑，「是啊妹妹，我现在就想哭了。」

我抱着我一小包行李跟着苏芷韵她们一大帮人到绛雪轩安置，晚间梳洗时，她坐在床上褪了鞋子赤着脚，歪头看着我。

我道：「别说了，咱都懂。」接过小宫女手中的洗脚盆。

我蹲在她脚边时，她居高临下对我讲：「苏芷蓉，你最好弄清楚自己位置，你只配做我的脚底泥，明日去学宫，你若是还像在侯府那般招摇，看我怎么治你。」

太后特意去跟当今圣上说，让苏芷韵去圣上为各贵族子弟创办的学宫一同听课，无非是看苏芷韵已有十五岁，再过几年就要选婿，想着提前替她先张罗起来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。

我属于沾了「伟光正」的光。

学宫位于承明殿，次日我同苏芷韵一块去报到，由于苏芷韵临行前觉得自己妆容不妥，非要重新画过，画完了还要重选衣服首饰，我俩不出意外地去迟了。

到时教习先生已经持卷开课，我俩不出意外地引来众人瞩目。

或许这就是苏芷韵想要的结果，咱也不知道，反正她迎着齐刷刷的注视娇羞低头一笑，寻着个平时与她要好的贵族小姐身旁的空位子，聘婷坐下了。

她后头就坐着闻照。

闻照看我进来时，还高兴朝我点头致过意。

室内座位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我寻摸半晌，好不容易看到教室最后头角落靠墙处有个空位，于是赶忙过去，对堵在空位旁的少年道：「这位兄台，麻烦你让让。」

此言一出，在场大半人都朝我看了过来。

不过我当时没有注意，只陷在没有座位的窘迫中，毕竟先生被我和苏芷韵中断，我不坐下，他也没办法继续讲课。

少年——我将来同桌的他，一身简便玄色绸衣看不出身份，倒是有个削瘦的肩膀和一头黑长秀发，他背对着我好似在看窗外，走神走得理所当然。

我又叫了两声，他还是一动不动。

我不由感到惋惜，怪不得人人都有同桌独他没有，歧视残疾还真是不分时代，「好端端一个人，竟是个聋哑的。」

我这句话说完，在场另一半人也朝我看了过来。

那少年亦回头，冷冷看着我，「你说什么？」

我看清他的面容，心下一震。

他长得真是不赖，只是有一双琥珀色的眼睛，豹子一样，令人望之生畏，不敢与他对视。

我道：「原来你能听见啊，那麻烦你让让，我要进去坐。」

全班人都等着看他如何反应。

他猛地站了起来，站起来我才发现他比我高出一个头，在逼仄的桌椅间与我距离相近，特别有压迫感。

我怕他要打我。

就见他挪出一步，给我让开了。

我听见远处的先生明显松了一口气。

接下来就是枯燥无聊的讲课时间，我对「之乎者也」完全不感兴趣，但我尽量听，人，尤其是女人，在这个时代没什么都不能没有文化。

那少年，我的同桌，我没来之前他原本是对着我座位的方向看窗外，我来之后占了他的视野。

他明显不愿意正过身来看旁边别的同学，但又不能一直看我，于是他选择了趴下睡觉。

即便如此，先生都没有来管他。

根据我的经验，嚣张成这样的，要么是学霸，不学也能考第一那种不是人的人，要么就是学渣，无可救药，被家长和夫子同时弃疗了。

我猜他是后头那一个，原因是我无意瞄了一眼他的课本，没有哪个学霸把字写得像鬼画符似的潦草，而且他还在课本上画小王八。

很久以后我不得不拍拍人事不省的他，「兄台。」

他动了动，枕着胳膊扭头看我，睡眼惺忪。

我道：「放学了，我要出去。」

他环顾教室一圈，发现人已经走光了。

他开口，「你怎么不早点叫醒我？」

我：「.....我半个时辰前就叫了啊，你睡得太香，怪谁？」

别人都有小厮书童给收拾文具书本，他却跟我一样自己收拾，不过我是卑微，他可能是勤快吧。

他边收拾边点了点头，面无表情地道：「下次记得大点声儿。」

我：「.....」

我道：「你还打算继续睡觉？」

我本意是叫他稍微学点儿，能来这里的孩子除了我非富即贵，都有家产或者爵位要继承，有点文化不吃亏。

但这样的叛逆少年应该都不听劝，得哄着说，于是我道：「我喜欢你的眼睛，这么好看的眼睛你老闭着它不让看怪可惜的。」

话一出口我自己都觉这个理由扯淡，孰料少年被定住了一般，也不高冷了，愣愣看着我。

半晌，提着书箱大步流星走了。

我也不知他这是几个意思。

这时一只手轻柔按在我肩膀上，回过头来是闻照。

多日不见他仍是帅得发光，我两眼一亮，顺手从书箱里掏出一个小算盘。

「先别说话，我算算你欠我多少利息了。」

闻照踉跄一下坐在我面前，有些无奈看着我，「你.....随手带着算盘的？」

我低头狂算，无暇理他，点点头，「不行吗？四九三十六……」

「……行。」

「阿蓉，你近来还好吗？初来乍到这宫里，可还习惯？」

我道：「一七得七……凑合吧。」

「明日我和先生说说，让你同我坐到一处，不要挨着九皇子坐了。」

「我都行，四八三十二……诶？为什么？」我抬头看着闻照。

同时心想，原来我同桌是个皇子。

不知道皇子有钱吗？对奔小康感兴趣吗？愿不愿意投资白手起家的侯门庶女？

是的，我还没有放弃我的「逆袭」之路。

闻照顿了顿，抿唇低头，为自己在背后说人坏话感到不好意思，「你没发现他的眼睛有些异于常人吗？」

从闻照温婉的说辞中我才得知，九皇子名叫萧绎，与我同岁，拿的是妖孽皇子剧本。

萧绎的生母是云嫔，因生他难产死了，他出生那晚，大齐京都迎来了一场罕见的风暴，就有人预言说此子不祥，结果萧绎生下来果然有一双异瞳。

理所当然的，他被视为妖孽，从小就被所有人忌惮。

难怪我主动跟他同桌时，大家那般惊讶。

我问闻照：「他是否性情乖戾脾气古怪不合群？」

闻照道：「正是，所以不正愈发鉴证了他是个.....妖孽。」

我冷笑道：「我若是天长日久受人白眼，冷遇，排挤，菲薄，性情乖戾脾气古怪不合群都算个好的，喜欢随手杀人也说不定。」

他叹息一声，无话可说，「人人皆如此，非你我能改之，旁人如何我也管不着，总之你不能同他在一处，我担心你受欺负。」

他这话说的，真是又无情又令我感动。

我审视他，「闻哥哥，为何你不管旁人，非要管我，我是你什么人呐？」

闻照是红着脸走的。

我在他身后哈哈大笑，连钱都忘了要，调戏老实人，其乐无穷。

只是笑声底下掩盖了多少心动，只有我自己知晓。

知道了萧绎的身世，我再看他就多了几分同情，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人人有责。

一日先生让临帖，我主动与萧绎道：「九殿下，可否借墨条一用？」

他瞄一眼我手边，不冷不淡道：「你自己不是有吗？」

我淡定将我的墨条往窗外一投，「现下没有了，借我吧。」

萧绎：「……」

我不等他开口，抢过他的墨条，过了阵，我将我自己的砚台推到我和他中间，随意道：「不小心墨磨多了，倒了浪费，九殿下若不嫌弃，跟我共用一个吧。」

他许久没有说话，也没有动，一味低着头。

他道：「管好你自己，我不需要施舍。」

说完，众目睽睽，他就这么大大方方走了出去，公然翘课。

我叹一口气，目光下移，看到了他藏在课桌脚边碎成两半的砚台。

从早上他一开书箱我就看见了，不知道何故，他的砚台碎了，从他惊讶过后又习以为常的神情，我相信不是他自己弄的。

我望着他的背影，感慨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，还需再接再厉。

一连几天临帖课，萧绎不是纸被不知名污渍染得不能用就是笔都被掰断了。

他一再忍了，沉默着离去。

但一次两次先生也不能总是装瞎，课堂秩序还是要维护的，先生拦住又一次要翘课的萧绎，「九殿下，回去坐好。」

萧绎沉着脸，看得出在极力忍耐，「我没有笔，临不了帖，在此干看着无益。」

他话音刚落，我就听见了周围几个同学的窃笑。

我忍无可忍站了起来，拿砚台当了板砖，往桌上一拍，墨汁四溅，我怒道：「还有完没完了！背后使这下作伎俩幼不幼稚，有种出来单挑！」

我抬腿上桌俯瞰众人，气势横扫千秋：

「我苏芷蓉在京都是什么人你们去打听打听，今天我就把话撂这，以后你们他妈的谁要是再敢欺负萧绎就是欺负我，我能打到你们妈都不认识信不信，不服尽管来战！」

我说完，课堂之内鸦雀无声。

我前面那个起先笑得最欢、被墨水溅了一身的小胖子苦着脸快要哭了出来。

萧绎本来已经不顾先生阻拦走到了门口，此刻也转身看着我，眼中写满我看不懂的情愫。

我永远记得这一刻，因为这是我一生中极为难得的高光时刻，我觉得我站在那里，就是披荆斩棘胜利归来的英雄。

我不觉得我出头有错。

我捍卫了一个青少年正常学习的权利。

——先生罚我跪在偏殿孔夫子像前反思，并要打我手板时，我如是说。

先生手拿戒尺，笑容可掬，「好的，苏小姐勇气可嘉。」

先生道：「伸出手来。」

先生走了以后我捂着手心不知跪了多久，忽然左边落了一个黑色身影。

萧绎目视前方并不看我，「此事因我而起，受罚算我一份。」

「.....」

他道：「我也把砚台摔了。」

我刚要说话，右边又落了个白色身影。

我和萧绎，我们俩齐齐看着闻照。

闻照：「什么也别说，我是好孩子，过来陪着跪他们不舍得，一会儿就把我们放了，若是放任你们两个，恐怕得在这跪到地老天荒。」

我感激看着他，「你也把砚台摔了？」

闻照深吸一口气，「我把先生的砚台摔了。」

我和萧绎再度齐齐看着他。

打心眼里敬佩他，决定从今天开始对他刮目相看。

在我俩的注目礼中，闻照一脸的大义凛然转为惊慌失措，他后知后觉问我俩：「那个……我是不是过分了？」

我俩点头。

闻照：「……」

我还以为我自己要与孔夫子瞪眼瞪到死，没想到这么快我就不是一个人了。

念及此我不免激动满腔，亢奋不已，将萧绎与闻照的手分别一拉，欣然道：「经此一事我们仨也算共患难过了，我好开心，我们结拜好不好？！」

他俩看二傻子一样看着我。

先生不知是忘了我们，还是铁了心要杀鸡儆猴借以整治课堂秩序，总之我睡了一觉醒过来，看见萧绎和闻照仍旧笔直跪在我两侧，再看门外天色已经黑了下来。

我揉着膝盖站起来，「靠，不跪了，这里一没有人看着二没有摄像头，咱们跪给谁看啊。」

萧绎惊异看着我，闻照已然是见怪不怪了，笑着对萧绎道：「时不时吐一两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，不守规矩，这才是她。」

萧绎闻言，回以一笑。

闻照一惊，「原来你也会笑啊。」

萧绎：「我也是个人吧，大概。」

闻照：「.....」

闻照红着脸道：「其实殿下这双眼睛看久了，真的挺惊艳，很.....那个，好看。」

他俩虽在一个学宫上课，但也不熟，还是从今夜开始没有隔阂起来，旁若无人说了半宿话，越聊越投机。

我在边上成了个隐形的，看着他俩你来我往，笑容逐渐变态。

温润世家公子对妖孽皇子，我可以我可以。

终于他俩察觉到异样，侧过头来看我。

闻照：「阿蓉，为何红光满面？」

我：「别管我别管我，你们继续，当我不存在，嘿嘿嘿嘿。」

萧绎一指头把我戳了个倒。

9

我说结拜需有酒。

但孔夫子这偏殿显然没有酒。

闻照道：「这不太好吧？」

萧绎默默举手道：「在冷宫偏殿，陛下背着人有个私藏的小酒窖，除了我没几个人知道。」

我算是看出来了，萧绎属于表面上逆来顺受，实际上也是闷声作大死那一挂的。

当然我和闻照不约而同地没有问他为何对冷宫那么了解，他那样的身世，童年成长环境可想而知。

于是由萧绎引路，我们成功在巡夜的侍卫眼皮子底下偷渡到寿安殿，也就是冷宫。

果然那里有个酒窖。

我们仨蹲在酒香四溢的一排排酒坛中互相开始紧张。

闻照忐忑：「真的要喝吗？偷窃万万不可，而且我家里人不让喝酒，我还是个孩子。」

萧绎不免踌躇，「我也没喝过。」

我本来没紧张，生生被他俩带动紧张了，虽然我在这个时代也没喝过酒，但我料想自己酒量应该差不到哪去。

为了调节气氛我抢先拍开了个酒坛子，仰头豪爽喝了一口，哇塞，好酒。

我强行塞给他们两个巴掌大的一小坛，「是个爷们就别磨叽，来都来了，喝口酒死不了人的。」

他俩犹豫着对视一眼，拍开了酒坛。

少年人就是这样，不管事情好坏，只要有人带头，哪怕前面是个坑，他们也能跳下去。

喝到后来我已经记不清我们仨喝了多少酒了，连结拜都忘了。

起先不过是就酒扯闲篇儿，不知怎么就开始比惨。

首先是闻照，他说他一天天的压力太大了，闻家长子长孙的身份摆在那里，自小又是神童，多少眼睛盯着，多少人盼着。

他退步一点都不行，不待人说，他自己先慌了，觉得愧对父母祖父，是故他不得不时时刻刻逼着自己进步。

实惨，值得浮一大白。

我跟闻照碰了个坛，扭头对萧绎，「该你了。」

萧绎阴郁看我一眼，「我的惨还用说吗？」

「……」忒惨，我朝他举起酒坛。

然后轮到我了。

要怪就怪这天的酒后劲太大，委实上头，让我把心里那点憋了十几年的秘密都说了，我骂了我爹，骂了公主和苏芷韵，骂了这个吃人的时代。

我说电视剧和小说都是骗人的，别人穿越都是一个接着一个开挂，不要说是上帝给开了金手指，个别过分的甚至自己做了上帝。

宅斗治白莲，宫斗当皇后，动辄就是斗诗三百艳惊四座，开嗓就是中国好声音的水平，跳个舞就是惊鸿一顾，从此得了一众大佬的青睐，看一大帮美男为她争得头破血流你死我活。

怎么轮到我就是武功全废诗词不会，说好的最强大脑呢，上天让我穿越的时候是不是忘了给，为何我就只记得个「床前明月光」和「鹅鹅鹅」。

我一个哆哆嗦嗦点灯熬油经历过高考摧残勉强才考了个三本的人，到这还得重新开始识字，不然我就是个文盲，连小黄书都看不懂，看不懂小黄书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。

那我不走这斗那斗的路，我想做点生意行不行，未尝不能做个富婆，但我他妈的还是魂穿，起初跟个普通婴孩没什么两样，直到四五岁上才慢慢想起来自己的来历。

那时我爹还活着，我赶紧跟他说了我发家致富的计划，他看着不及他膝盖高的我，让我洗洗睡吧。

我爹不信我娘总得信吧，我娘也不信，我娘说：「你这孩子即便缺了父爱你还有娘不是，没必要说胡话引起大人注意刷存在感。」

我：「.....」

碍于没有启动资金和我还是个孩子没人敢信我，我的发家致富计划一直搁置到现在没有实行，一代全国女首富就这么被埋没了。

我越说越来气，指着萧绎闻照，「你们说，我惨不惨！」

他俩懵懂看着我，懵懂附和点头。

我一兴奋，决定跟他们展开讲讲我的创业宏图，万一他们有兴趣入股呢？那我的启动资金不就有了吗？

吐沫横飞说了半天，他俩眼神越来越迷茫，突然拼命朝我挤眼睛。

我预感不对，回头，见酒窖门口逆光站了个人，是个身材削瘦的中年男子。

「谁呀你，不知道这是陛下酒窖不能随便偷着进？举报你昂。」我刚吼完，就听身后萧绎和闻照跪了下去。

一个道：「父皇。」

一个道：「陛下。」

我：「.....」

那人走近，我才得以看清他的面容，长相姣好目光犀利，不怒自威。

我腿一软也跪了，当机立断仰头四十五度角，尽量使自己看起来单纯可爱，讨好笑道：「陛下，臣女给您背个诗啊？」

9

氛围凝重到了极点。

酒窖之内就一桌一椅，武帝坐着，我们仨一字排好垂头站着，大气不敢出。

武帝龙目——看过桌上空酒坛，开了口，「酒量不错，谁喝得最多？」

我讪讪举手。

他看着我，微微一笑，「苏芷蓉，朕听说过你。」

我心道要完，指定是从太后那里听说的，那老娘们能有什么好话，要不就是长公主。

我正想继续卖乖，武帝话锋一转，指着其中一个空酒坛，「这也是你喝的？」

我点头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

他道：「别的也就算了，这坛是番邦进贡的赤流霞，统共只剩了一坛，朕藏了三年没舍得喝，让你一回就给干完了。」

他道：「这酒市值三百金，你赔。」

我：「.....」

我：「.....」

我：「.....」

我：「仅仅是赔三百金？」

他道：「要不四百金？」

「不是陛下，你不应该让人把我拖出去砍了吗？」

此话一出，气氛又开始诡异，萧绎闻照见鬼了一样看着我。

武帝：「你说得有理，要不还是把你拖出去砍了吧。」

我见他神情冷肃不像是说笑，当即慌了，「不要啊陛下，臣女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，我还是想要赔钱，四百金就四百金，但我当下没钱，能不能先欠着？」

武帝哈哈笑了出来，拍了拍我脑袋，「行了，带着这两个小傻子滚吧，今日朕没见过你们，明白？」

「明白，」我痛快一拉萧绎闻照，「今日我们也没见过陛下。」

走到门口时，武帝忽然道：「萧绎。」

我们仨不由都止步，萧绎道：「父皇。」

「戒急用忍，再让朕听见先生说你一句不好，朕可要罚这个小姑娘了。」

我马上把尾巴又夹了起来，特么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，怎么还有连坐同桌的。

萧绎侧眸看了看我，重重道：「是，儿臣记下了。」

走出门口一刹那，我鬼使神差回头偷望了一眼武帝，见他独自坐在那里，对着一坛新酒发呆，神情落寞。

我陡然觉得他可怜。

我想起了我娘，那个夜晚她也是等所有人都睡着以后跑到廊下偷偷喝酒，做了一小会儿的自己。

天下至尊富有四海，原来也有那许多的身不由己，和排遣不了的哀愁吗？

出来以后我对萧绎道：「其实你爹这人挺好的，想不到他是这样的皇帝。」

「我不知道，」萧绎道，「我一年只见他四五次，在节下家宴上，远远行个礼算是见过，话都说不上几句。」

我叹气。

我是个孤儿，萧绎有爹等于没有，三人中属闻照幸福一些，我勾肩搭背他，「以后就全指望你了，方才在酒窖里你也听到了，我被陛下讹了四百金，你什么时候先把欠我的钱还了？」

闻照道好说，「不如我把陛下的钱也替你还了。」

我离他远了点，「不要，四百金这么大一笔巨款，我只能对你以身相许了，要不我肯定还不上。」

闻照一双眸子在宫灯照映下熠熠生辉，玩笑的成分居多，「要不你就以身相许？」

我也笑，「成，等我回去算算彩礼。」

闻照：「你可真是个财迷。」

说者无心听者有意，我俩兀自笑闹，没留心萧绎的脸色何时冷了下来，他道：「我先回去了。」

走得头也不回。

闻照有些无措，「他是怎么了？」

我望着萧绎的背影，似乎明白了点什么，但又不是很明白。

10

因为白日我在学宫的事，我那所谓公主嫡母勒令我次日不用去上学了，殿前罚跪反省一日。

早上，苏芷韵众星捧月走到我面前，得意看了我一眼，道：「该。」

「让你撺掇闻哥哥跟着你胡闹，这下遭报应了吧？姐姐还是死了这条心，闻哥哥是什么身份，你是什么身份，他也是你配去攀附的？」

她段位太低，我不想跟她说话。

她默认我不说话是怕了她，愈发飘了，「今日花朝节，只上半日课，下午我要和闻哥哥去踏青赏花，可惜了，姐姐不能去。」

原来不知不觉已经春天了啊。

苏芷韵走后我一阵恍惚。

不甘心总是有的，自从来了这里，我一味被命运推着走，自己做不了半分主，上天给了我再世为人的机会，又安排我做了废柴。

我鄙视上天。

在这种悲愤中我迎来了我的十八岁生日，转眼又是一年春天。

这一年，学堂中好多弱冠及笄的少爷小姐结业走了，迎来一批年纪更小的。

按说我也到了结业的年纪，但苏芷韵没有，照她的话讲，不把我放在视野范围内看着，我就把她的闻哥哥勾走了，所以不准我先她结业。

我表面应声心里讥笑，你闻哥哥还用我勾吗？他自己都记不清偷拉着我喝了多少回酒了。

谁能想到京都风云人物闻照闻大公子背地里是个嗜酒的酒鬼，且越来越能喝，现在我和萧绎两个人加起来都干不过他一个。

开学以后我和萧绎仍是同桌，自从去年被武帝敲打了一回，他觉是不敢睡了，但不妨碍他散漫，上着上着课，他就靠到了我身上拿我当了靠枕，无比地自然。

我正写着字，不防被他一撞，笔尖在纸上拖出长长一条墨迹，这张字自是不能要了。

「萧绎，」我偷瞄一眼前头背手踱步的先生，咬牙低声道，「你是不是想死？」

经过一年多的相处，我们说话越来越肆无忌惮，没人的时候啥话都敢往外说，他在我和闻照的影响下性格开朗许多，再加上先前那批人被我恐吓过，再没人敢找他麻烦。

而新来的这批小崽子，个个对他崇拜得紧，尤其是他那双眼睛。

这也是因为我，利用舆论造势，连夜写了一篇「某天神下凡托生成皇子，拯救苍生」的匿名小说，让闻照偷摸去樊楼那等繁华场所，花钱买通了好几个说书先生，连番解说。

书中虽然没有指名道姓，但那颠倒众生的天神正是生有一双琥珀色异瞳。

此书在民间广泛传播，萧绎在百姓中的形象迅速扭转，这帮小崽子少不得也听说了，而且少年人本来就爱幻想，所以见了萧绎，简直把他当成了偶像来看待。

尤其前天，我刚到学堂坐定，就见礼部尚书家的小姑娘捧着个精致点心盒，红着脸来到萧绎面前，盈盈行了个礼，「九殿下，这是我自己做的点心，请您尝尝。」

未等萧绎拒绝，她已经提着裙摆疾步走了。

萧绎：「……」

他蹙眉拎起点心盒就要往窗外扔，连忙被我抢了过来，「好歹是人家姑娘一片心意，浪费可耻，你不吃我吃。」

他道：「你不是不爱吃甜食？」

「那也不能浪费，这点心一看就很贵的。」

「……」

往事回忆到这，说说我字帖被弄脏的问题，「萧绎，你是不是想死？」

他面对我的恐吓，无赖一笑，天光笼罩下一张刀削斧凿般的好面孔，皙白脸上薄唇殷红，琥珀明眸，仿佛溶落碎金。

我被美色所迷，偏过头去镇定了一下小鹿乱撞的心肝，决定看脸原谅他。

为掩饰我那点见不得人的羞涩，我翻开了先生刚下发的课本。

是一本诗集，要求朗读并背诵全文。

我随手翻开一页，见是一首《咏梅》。

「写诗的人也忒粗心，这句『折梅寄江北』的『折』写错了，少了一个点。」我对萧绎道，然后提笔在上头填了一点。

本来我声不大，但此言一出，全场静寂，不，死寂。

我茫然四顾，「怎么？这个字.....就是写错了啊，写错了还不让说？」

萧绎直接捂住了我的嘴，眼睛往窗边一瞟，我顺着他目光望过去，吓了一跳。

武帝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窗外。

我：「.....」

一国之君怎么也干班主任爱干的事儿。

武帝偶尔会来学宫巡视皇子课业，也没见大家如此惊惶，我正纳闷，他老人家已经走了进来。

大家顿时呼啦啦跪了一地。

他朝我招招手，「苏家那个小蓉儿，你过来。」

我硬着头皮起身往前走，路过闻照身边下意识朝他看了一眼，他冲我深沉摇头，让我十分不明所以。

他前头的苏芷韵倒是一副幸灾乐祸形容。

我走到武帝面前跪下。

见他拿着那本诗集，翻到《咏梅》那一页，怼到我面前，脸上看不出喜怒，「你对这诗有意见？」

我如实道：「对诗的意见是没有的，但这个『折』字确实写错了。」

他轻哼道：「怎么就你眼尖，旁人就看不出来呢？」

「这我哪知道？」我腹诽，「旁人都.....等等。」

我将书翻回封面，指着上头的作者道：「陛下，这位从霜居士，不会就是您吧？」

我猜对了！

点背不能怨社会，这下我明白为什么没人敢挑错了，大爷的谁敢挑皇帝的错，那不等着掉脑袋呢吗？

可我做梦都想不到武帝能自恋到这种地步，出本诗集让人背。

武帝道：「全天下的文人都知道朕的号，别说你不知道。」

我是真的不知道啊，我背文章从来不看作者，对这个号那个号的也不感冒，但我若说不知道，是不是也就等于没将皇帝放在眼中，同样是个死？

我丧着脸想哭，据理力争，「陛下，虽说您是皇帝，但谁规定皇帝就不会写错字的？是人就有写错字的时候，您千万不要感觉亏心……」

身后已是一片吸气声。

我好像把自己解释到死胡同里了。

我闭嘴吧我。

就见武帝朝我勾了勾手，「来，你跟朕来，朕不打你。」

「……」

我被武帝提溜进了御书房。

我很自觉地跪下，开始寻找哪根柱子远，待会儿利于我表演。

武帝在当中龙椅坐下，面无表情看我一阵，忽然对我和蔼一笑，「起来，朕不罚你。」

「朕叫你来，不过想听几句实话，其实那个字所有人都知道错了，朕自己也知道，但是没有人敢说，他们宁可将字典中的『折』改成了错的，也不愿意冒着大不韪提醒朕，你说多可悲。」

莫名的，我想起了《国王的新衣》里头那个国王。

他知不知道自己是在裸奔呢？

我叹道：「陛下想听什么？先说好，我一个女娃啥也不懂。」

武帝点头，「朕不为难你，第一个问题，你看朕，长得好看吗？」

我：「.....」

陛下，你是认真的吗？

我诚恳道：「陛下好看，属于英俊大叔，中年帅哥，有型有款有内涵，您年轻时一定迷倒了京都不少姑娘吧？」

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话勾起了他的回忆，他虚望浮空起了向往，眼中有光，道：「那是。」

也是不谦虚。

「第二个问题，」他道，「朕年过半百，身体每况愈下，大臣们都催着朕早日立太子，你在学宫中跟各皇子也相处了一年多了，依你看，朕立谁好？」

「……」如果第一个问题是热身试探，第二个问题简直是在要我命了。

我跪地磕头，「陛下，这个问题放在哪个电视剧和小说里都是道送命题，您若是生气今日我当众拂了您的面子，还是将我拖出去砍了吧。」

「朕是在真心问你。」

我也是真心的，「我一个小小女子，怎配置喙国家大事。」

「小蓉儿自谦了不是？能将朕的九皇子和闻家公子支配得团团转，将各族王公子弟治理得服服帖帖，小小女子可没有这本事。其实朕以前听你父亲说起过你。」

咦？竟是我爹吗？我还以为是太后。

武帝道：「你爹说你跟别人家的孩子不一样，倘若你是个男孩子，他一定带你上战场，把你培养成一代名将。」

我不屑道：「哼，他这是性别歧视，木兰替父从军晓得伐？」

「他不是，是因为你娘陪着他在刀光剑影中打滚了无数次，浑身都是旧伤，他不想让你跟你娘一样，他说姑娘不比小子，姑娘是拿来宠的。」

「他每次出征你娘都提心吊胆，他刚当上大将军那会儿跟朕喝酒，说过同样的话，那时候还没有你。」

「他说总算可以给夫人一个交代了，男儿征战四方，不就是为了天下安定，国土上千千万万像你娘这样的女子不必再提心吊胆吗？他要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，把你娘往死里宠。」

我鼻子一酸，勉强克制住没有落泪，「可是他后来还是娶了长公主，我不会原谅他的，陛下您不必为他洗白了。」

「长公主……唉……」武帝叹息一声，「她从小习惯了伸手索取，看上的东西不管好赖都要得到手，从来不懂得付出是何物。」

说到这里他道：「小蓉儿，你家的事情朕很清楚，你可想要替你娘报仇？」

我道：「想，但我没法报，不要说实力不允许，就是实力允许，我怎么报？我也夺了长公主所爱吗？她所爱是我爹，而我爹已经死了。」

「况且我爹生前也没爱过她，她入了侯府，如同守活寡，这已经是对她最好的惩罚。」

「哦，如何说？」

「看看我爹的出征次数就知道了，陛下最为明白，其实大齐哪有那许多的仗要打，我爹屡屡不着家，是想避着她罢了，不然谁家恩爱夫妻舍得屡屡分离？」

武帝笑道：「不错，你爹来请旨请得朕都烦了，小蓉儿是个明白人，但也有你不明白的事，你爹之所以接受了和长公主的婚事，是因为长公主和太后使了一些手段在里头。」

「你还小，细节不必知道，只要知道你爹当年也是身不由己就成了。」

这个我隐隐有猜测，但我仍旧不想原谅我爹，还是有法子的，拼一拼，原也可以抗争到底。

他没有，他还是选择了就范。

所以我不原谅他。

「那苏芷韵呢？」武帝道，「你不恨她吗？她抢了原本属于你的东西，据朕所知，她极其中意闻照，只等再过两年，太后大概就会让朕给她和闻照赐婚了。」

我心里突地一下，道：「陛下会赐婚吗？」

「你想让朕赐婚吗？」

我想了想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武帝又道：「你不是也喜欢闻照？」

我想了想，同样不知该如何回答，这个时候，眼前突然浮现出了萧绎的影子，他在春光中冲我笑的样子。

「还是你喜欢小九？」武帝道。

我：「……」

「你不会看不出来小九对你有意吧？」

这一刻我才意识到皇帝就是皇帝，恐怕我们这些小喽啰，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那双锐利的眼睛。

我干脆也不挣扎，直言道：「我……没想好。」

我知道闻照对我的感情，当然也知道萧绎的，但不管我随了他们哪一个，都将被锁在深宅大院抑或深宫内闱。

然后碰到很多个「长公主」和「苏芷韵」，一辈子斗争不休，这都不是我想要的。

我是个自私的人，比起他们两个，我更爱自由。

「不过陛下，您还是多少分点父爱给九殿下吧，别让他像我似的，如今想要几分亲情都不知道向谁讨。」

「毕竟……亲情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很重要啊。」

武帝闻言，拍了怕龙椅扶手，道：「你终究是年纪小，要知道生在皇家便没有容易可言，小蓉儿你得学会看事情不能光看表面，有时候表面的疏远恰恰是保护，懂了吗？」

我似懂非懂。

他深吸一口气，「这么跟你说吧，小九那双眼睛并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在娘胎时被人下了毒。」

「.....」

「这样的事情朕这辈子经历得实在够多了，也看倦了，宫里的水比你以为的还要深。」

「你当知道太后并不是朕的生母吧，朕的生母跟云嫔一样，后来太后膝下无子，才将朕收在自己膝下抚养，否则今日这龙椅未必是朕来坐。」

「太后的母族中人大多在朝中身居高位要职，家族势力盘错根深，轻易撼动不得。」

「朕初登基时，在他们手中与傀儡无异，哪怕直至今日还没有将他们完全除尽，朕不得不处处受制于他们，就连.....」

他说到这里顿了顿，垂眸掩饰情绪，搭在龙椅扶手上的手却倏然握紧了，根根青筋暴起，他道：「甚至连朕自己心爱的人都保护不了。」

「从那时起朕就明白，这天底下任何人都有和心上人厮守终身的自由，独皇帝没有，因为皇帝一旦坐上了这龙椅，他便不是自己了。」

「他是所有人的神，他得把自己肉身里那颗真心深埋起来，不能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喜好，喜好意味着把柄，软肋，有机可乘，是要被所有人盯着的。」

「你们平时玩个玩具先生都怕你们玩物丧志，放在朕身上更会被无限放大。」

「一件东西或者人，朕一旦表露出一丝半点喜欢，那么他立时会成为众矢之的，遭到所有人审视，批判，只要稍微行差踏错，就万劫不复。」

皇帝拥有天底下最大的权力，可却是用来保护天下人的，独不能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。

怪不得他会有一个藏在冷宫里的酒窖。

脱掉龙袍，他首先也是个人。

他若不是实在无人可说，何必跟我一个小姑娘倾诉。

「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朕就暗下决心，决不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再重蹈朕的覆辙，小九实在跟朕太像了，所以朕表面上只能冷落他。」

我点头，明白了。

武帝倾身问我：「朕都跟你推心置腹到这个份上了，还换不来你一句真心话吗？你觉得众皇子中，朕应当立谁为储君？」

我抬头看着他，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不过我抉择两难时，喜欢扔钢镚.....扔铜钱看正反面，交给天意。」

武帝沉吟点头，忽而道：「说起铜钱，你还欠着朕四百金呢，准备何时还？」

我想大嘴巴抽我自己，好端端提什么钱。

武帝道：「不还也行，把你那创业宏图再跟朕展开讲讲吧，朕去年在酒窖门口没有听全，若可行，朕还可以再给你四百万，当你那个.....那个启动资金。」

苍天啊大地啊，你是终于开眼了吗？

我热泪盈眶，「陛下您也缺钱吗？」

陛下斩钉截铁，「谁跟钱有仇啊。」

接下来我耗费了一个时辰跟他说了我的发家致富计划，「陛下您知道火锅不？」

最后我和武帝达成共识，他做我背后的股东提供我资金和人脉支持，让我放手去干，年底分红，他七我三。

不过务必要保密，他知我知。

我再看他完全就不一样了，他不是陛下，他简直就是救世主，财神爷。

我祝他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

我还有一个条件，「陛下，如果长公主想要将我婚配出去，希望您能帮我拦一拦，我自己的幸福我要自己把握。」

「放心，」皇帝学习能力就是高，现代词汇我只说了一遍他就会运用了，「你这样的宝藏女孩朕才舍不得放你出去，从明日

起，下了学以后就来伴驾吧，也省得你妹妹日日找你麻烦。」

这话我怎么听怎么不对味，我后退一步谨慎看着他。

不会吧？

不会这么狗血吧？

我小心翼翼道：「陛下，我知道我长得美貌动人秀外慧中，但是你这年纪，比我爹还、还大两岁……」

话没说完，当头就被扔了一本诗集。

武帝：「你这丫头一天天的脑子都在想些什么，你馋朕的身子朕还不干呢，让你伴驾是让你来侍墨，得空多背背朕的诗少看点话本子！」

这一次，我心甘情愿拜伏下去，「小蓉儿谢主隆恩。」

这是我此生最快乐的一天，我是跳着走出御书房的。

拐角处萧绎闻照在等我，见我出来焦急上前，异口同声问道：「陛下没有为难你吧？」

「没有没有，」我一左一右架上他两人的胳膊，大声宣布，「陛下他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陛下！」

次日我放学后捧着策划书，依约来到御书房，履行磨墨陪批奏折职责，顺便暗戳戳要钱。

不伴君不知道当皇帝有多不容易，堆成小山般的折子我光看就觉得头疼，陛下却日日如此，一连批复了半辈子。

我磨好了墨退到一旁兀自做我的作业，他时不时跟我说上两句话，偶尔就折子上不重要的事问上我两句，听听我的真心话。

我不由逾矩地想，若是我爹还活着.....

这样的时光过得特别快，等我回过神来已经月上中天，我差不多也该告退了。

正要起身，门外走进一个人。

「萧绎？」

萧绎见了我也很吃惊，我先前并没告诉他我要来御书房的事。

我们三人中最淡定的是武帝，萧绎请过安后，他指着旁边一张几案对萧绎道：「坐吧，前日《帝策》朕讲到哪了？」

接下来就是他父子俩对答如流的时间，我在一边瞠目结舌。

所以武帝昨日问我太子人选乃是在考验我？他早就内定了萧绎？

果然看问题不能看表面。

后来天色太晚武帝让萧绎送我回去，「小蓉儿，你是不是吓死了？」

「是啊是啊我吓死了。」我道。

四下无人，我和萧绎并肩沐月而行，我道：「好啊，你骗得我和闻照好苦，陛下单独给你开了多年小灶你竟瞒得滴水不漏，害我们为你忧心，怪不得你受了欺负也那么淡然。」

「彼此彼此，」他道，「做生意做到皇帝头上，你还真是胆大包天。」

他道：「是父皇不让我说。」

我道：「是陛下不让我说。」

我俩沉默一瞬，彼此会心一笑。

随即我想道：「所以现在被蒙在鼓里的只有闻照了，我们要不要找个机会告诉他啊？」

萧绎道：「还是不要吧。」

「也是，倒不是怕他说出去，」我道，「主要闻照为人太正派了，要知道我俩闷头干这么多大事，他还不得天天为我们担惊受怕。」

「不是，」萧绎停下来看着我，「阿蓉，我想跟你有一点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的秘密。」

「.....」我看着他。

我道：「萧绎，陛下立你为储是早晚的事。」

他道：「是。」

不等我开口，他又道：「即便坐上那个位置，我也可以不纳妃不选秀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」

「我怕的就是这，萧绎你可知道，我做生意，想要有钱，就是不想被困住，但若.....」

「别说了，」他背过身去打断我，「我知道你向往的是什么，不想逼你，方才的话你就当没听见。」

「.....谢谢你，萧绎。」

真的谢谢你。

他深吸一口气，重新转过身来看着我，眸中点染笑意，如往常那般道：「走吧，送你回去。」

「好嘞。」

「萧绎，你会不会觉得我自私？」

「不会，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权利。等我当了皇帝，我护着你，这天下你想去哪里都由你，没人能阻拦你，好不好？」

我重重点头，「好！」

12

一连两年多，我把火锅店开遍了整个京都，顺便还搞了点别的产业，反正我有皇帝做靠山，干啥啥顺，积攒了一笔不小的财富。

再要继续只能走出京都了。

我知道是时候了。

这日我趁着萧绎有事没来，开口向武帝辞别。

「当初留你伴驾还有一层意思，」武帝叹道，「朕是要将你按照未来的皇后培养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我如何能不知道，两年来我陪着他见大臣，听他们谈论朝野，就连奏折都要我经手一遍他才批。

我的见识日益增长，心胸开阔，目光也愈发长远，已经不再囿于长公主和苏芷韵的为难中自苦了，她们也为难不了我了，就连太后都时常被我气个半死却拿不到我一点错处。

用武帝的话说，小蓉儿真是越来越老奸巨猾。

这两年他老得飞快，鬓角添了好多白发，他道：「罢了，朕不强求，走出去也好，替朕看看你爹打下的江山，并继续充盈朕的小私库。」

我哼哼哼，「陛下您那私库可一点都不小。」

他哈哈笑，「就知道你嫌朕剥削你太狠，好好好，往后红利五五分。」

「陛下痛快，陛下敞亮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」

临出御书房时武帝道：「你离开之前去看看闻照吧，大学士都来告御状了，说他这孙儿他实在管不了了，万般家法请出来，打也打了，就是不肯从。」

「他怎么了？」

「他不肯入仕，说什么都要离家做个逍遥散人，你劝劝他。」

「……」

两年前闻照结业回了闻家，专心备考科举，月余前毫无悬念拿了个状元。

我和萧绎去他家恭喜他时，他说笑如常丝毫没有异样。

怎么就这么想不开。

我去了学士府。

下人说少爷在花园阅风亭。

短短一个月不见他竟清减得厉害，人坐在亭中，雪衣迎风空荡，看得我一阵揪心。

「阿蓉，你来了。」他神情恬淡，冲我温柔一笑。

我开门见山，「你是为了我吗？」

「是也不是，」他道，「陛下有意为九殿下指婚，让他娶吏部尚书的长女，此事你知道吧？」

我点头，张小姐我也认识，将来会是萧绎的左膀右臂，也会是个好皇后。

「萧绎告诉我，他已经跟你说清楚了，并且两年前你就拒绝过他了，你要自由，我想要你，所以我愿意给你自由，陪你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。」

他握着我的手，「抱负社稷有很多种方式，不一定非要做官，可是天底下只有一个阿蓉，错过了我这辈子就追不上了。」

「阿蓉，我说这番话不是想要勉强你什么，你仍然可以做你自己，所以你若有半点不愿意，也不要妥协，我怎么都好。」

「我愿意，」我反握住他的手，「闻照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我千百种关于余生的设想中，每一种都包括你。」

「我只怕自己高攀不上你，你愿意娶我吗？」

他眼眶瞬间红了，含泪笑着看我，站起来轻轻拥抱了我，「阿蓉，我等你这句话，等了五年。」

13

陛下为我和闻照赐了婚。

我俩日日黏在一处，不厌其烦谈论着婚礼细节，商量着婚后先去哪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流浪。

我终也不能免俗，同天下女子一样，开始期盼自己有个好归宿。

闻照就是我的好归宿。

一日我跟闻照不知不觉说话说得晚了，回到宫中绛雪轩时天色已黑，冷不防一个人撞在了我身上。

苏芷韵看清是我，狠狠剜了我一眼，继续哭着跑开了。

长公主跟在她身后追出来，停在我身侧，看我的目光森寒，仿佛要将我生吞活剥。

「这是报应，」我抢在她之前开口，「十八年前你从我娘身边抢走了我爹的报应。」

「所以你就从韵儿手上抢走闻照？」

「是不是在你们眼中只有抢和不抢，从来没有以真心换真心这回事？」我冷冷一笑，「闻照无须我抢，他根本看不上苏芷韵。」

我行礼，「天黑路滑，母亲慢走，我还忙着试嫁衣，就不奉陪了。」

「苏芷蓉，你别得意得太早，」她在我身后厉声道，「你还没入闻家的大门，不是吗？！」

我懒得和她一般见识。

然而我到底高估了她们母女，我以为她们总不该那样无耻。

那日我去跟陛下交账回来，还没走进绛雪轩就听见里头嘈杂纷纷。

我的卧室里，太后长公主齐聚，床上被褥凌乱，苏芷韵围着被子坐在那里哭，可以看得出来身上什么都没穿。

闻照落魄站在一旁，眸子几欲泣血，身上还留有事后的痕迹，他只看着我，「阿蓉，我今日是来找你的。」

我轻轻笑了。

「你们当年也是这么对付我爹的吧？」我对太后和长公主道，「佩服，佩服。」

「苏芷韵，你赢了，我退出。」

「你蠢得令我想发笑。」我道。

14

萧绎知道这件事已是三天以后，他近来在准备册封事宜，十分忙碌。

「阿蓉，需不需要……」

「不需要。」

他不可置信看着我，「你咽得下去这口恶气？」

「不然怎么办？」我从膝间抬头看着他，「不然你要闻照怎么办？」

「你我都知道他是什么脾气，他为了我，士族子弟的位置说放下就放下，大好的前程说不要就不要，我若执意想讨个说法，你觉得他会不给我吗？」

「可是萧绎，我不能，我会把他逼死的。」

「我会把他逼死的。」

萧绎眸光微颤，久久看着我，朝我伸出手，隔着一个距离将我虚抱住，他抚着我的头道：「哭吧阿蓉，痛快哭一场，我永远站在你身后。」

傍晚时分下了雨，我收拾好自己，出去见等候已久的闻照。

五年前我和他初见那天也下了雨，大概老天见不得我和他各自安好，开头和结尾，总要我们其中有一人狼狈得无处可藏。

不是我就是他。

我将伞举在他头顶，一如五年前他将伞举在我头顶。

他脸上一丝血色都没有。

「走，」他枯瘦的爪子攥住我的手，用上了全部的力气，「阿蓉，我带你走。」

「你娶苏芷韵吧闻照。」我道。

他猛地顿住。

「她除了你也嫁不了旁人了。」这个时代的人将女子的清白看得比命重，「何况你若不娶她，太后断然不会允许。」

「我们就这样走了，你的祖父，父母家人他们怎么办，你的未来怎么办？」

他哑声道：「这些都不用你操心，你只说愿不愿意跟我走。」

「婚礼是现成的，闻照，你穿那身喜服很好看，很衬你，只是不要再瘦了。」

「阿蓉.....」

「就这样吧，好不好？你娶苏芷韵，是我要求你为我最后做的一件事。」

说完，我转身。

我丢了伞，任凭大雨将我淋透，这样他就不会发现我哭了。

闻照在我身后一遍遍唤我，「苏芷蓉，我恨你，你一定要活得如此清醒吗？我恨你……」

我只当没有听到。

从前有个人握着我的手，她说：

阿蓉你长大了以后就找个普通人，忒点不要紧，穷点也不要紧，重要的是你一心爱他，他也一心爱你，你们两个茅茨青巷，温饱足以，朝朝暮暮安安稳稳过一生。

如果可以，谁不愿意朝朝暮暮安安稳稳过一生。

昭武三十四年五月十一，我二十岁，富甲一方，孑然一身。

三个月以后，闻照和苏芷韵举行了盛大隆重的婚礼，从此我有意无意避着闻照。

我留在京都，疯狂敛财，成了没感情的赚钱机器。

转年萧绎册封和大婚前夕，一场瘟疫打破了所有人平静的生活。

一时间人心惶惶人人自危。

宫中也有很多人被感染，除却那些宫女内侍，中招的还有长公主。

和萧绎。

15

未央宫宫门紧闭，他们不允许我进去，说是奉了太子的吩咐，只准我在宫门口探视。

我趁着夜深爬了萧绎卧室的窗户。

病床上的萧绎，全身溃烂到没有一块好皮，他们已经不给他照镜子很久了。

他一见我当即惊怒，却连起床拍我脑袋的力气都没有。

「苏芷蓉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，你不知道这病传染吗，滚出去！」

我紧紧将他抱在了怀里。

我道：「萧绎你这个混蛋，你快点给我好起来，我还等着你当皇帝，你答应我可以狐假虎威仗势欺人的。」

「我不走了，我哪都不去了，我就守着你，等你好起来，我给你当皇后，我让闻照给你当丞相，我们三个还像从前那样，是京都三侠客组合，我们还偷偷爬到屋顶喝酒，好不好？」

「只要你好起来，只要你好起来。」

「什么破名字嘛，其实你不知道，我和闻照偷偷嫌弃这名字好多回了。」他虚弱地道。

我破涕为笑。

「阿蓉，你可不可以.....说声喜欢我。」他道，「我喜欢了你那么久，都是我在说喜欢，你可不可以也对我说一次，一次就好，只要你说了，我就可以好起来。」

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，」我马上道，「萧绎，我喜欢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.....」

他高兴地笑了，恋恋不舍看着我，轻声道：「阿蓉，若有.....若有来世.....」

他死在了我怀里。

那双好看的琥珀深瞳，再也不会睁开了。

16

萧绎的死受打击最大的是武帝。

他过了年本来就断断续续地生病，缠绵病榻多日，起先还能勉强支撑，萧绎一死，他便彻底倒了下去。

我怕极了生离死别。

他们说陛下召见我的时候，我不敢去。

他躺在那里病骨支离，容颜枯槁，成了一副我不认识的模样。

只有眼神明亮如昨，「小蓉儿，你终于来看朕了。」

他撑着坐起来，指着床边一个矮凳让我坐，然后将所有人都支了出去，「好久没单独和小蓉儿说说话了。」

我握着他干枯的手强颜欢笑，「陛下想和小蓉儿说什么？」

「从前的问题朕还想问你一遍，」他盯着我的眼睛，「这次你要认真回答哦。」

「依你看，在小九之后，朕立谁为太子合适？」

「陛下.....」

他攥着我的手不让我跪，「不用着急，你慢慢想。」

他狡黠笑着，眉宇间展现了几分孩子气，「那帮大臣日日为朕封谁为太子争得焦头烂额，若是知道太子是一个小姑娘随随便便选的，肯定鼻子都气歪，该埋怨朕任性了。」

「不管他们，朕偏偏要任性一回，小蓉儿，你到底想好了没？」

「想好了就将朕枕头底下的诏书帮朕拿出来。」

我依言拿出诏书展开铺在他面前，蘸了笔墨递到他手中，「陛下，我想好了，我选七皇子萧珩。」

「朕听听理由。」

「七皇子虽没有雄韬伟略，但为人忠厚秉性纯良，做不了开疆拓土的皇帝，做个守国门社稷平稳的天子，足矣。」

「很好。」他在诏书上落笔，将我的手又握紧了些，「小蓉儿，你知道朕问你这个问题的意思吗？」

「知道。」

我另取一张空白圣旨，直跪他面前，将圣旨高举过头顶，沉声道：「臣女斗胆，请陛下赐婚于臣女和七皇子萧珩，臣女定当辅佐七殿下，守好大齐百年基业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」

「好孩子，」武帝怔怔落了泪，「小蓉儿，你真是好孩子，苦了你了。」

我摇头道：「不苦，其实我也没地方可去，陛下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现在穷得只剩钱了。」

「你啊你啊，朕那个酒窖，就送给你罢。」

「谢主隆恩。」

他放下心事般朝我挥挥手，「行了，你去吧，让朕好好歇歇。」

「朕要去见从霜啦，小蓉儿，你看朕，俊美依旧否？」

我擦了擦脸上的泪，笑着道：「陛下您帅呆了，从霜见了一定被您的盛世美颜晃晕了眼，心想这是谁家小哥哥啊，我非他不嫁。」

「那就好那就好，」他欣慰笑道，「朕还怕自己年迈老衰，她会嫌弃朕，不要朕了呢，小蓉儿你知道吗，那年.....」

我替他盖好被子，转身走出去。

那年上林花似锦，出门俱是看花人，茫茫人海不知他怎么就单和她看对了眼。

年轻的皇子，单纯的姑娘。

她叫从霜，他便号从霜居士，每天给她写好多的酸诗，直到她受不了，答应嫁给他，教他写诗。

长相思，长相思，若问相思甚了期，除非相见时。

长相思，长相思，欲把相思说似谁，浅情人不知。

错就错在了不该生在这牢笼，困住了每个人的一辈子。

17

武帝驾崩，七皇子萧珩继位，国号「文」。

他登基前和我彻夜长谈。

我们中间摆着武帝那道赐婚的旨意。

他道：「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喜欢你。」

我道没关系，「我只要当皇后就可以了。」

他道：「我可能永远不会碰你。」

我道没关系，「我只要当皇后就可以了。」

「我将来可能会纳很多的妃。」

「没关系，我只要当皇后就可以了。」

「那你为什么……」

我道：「我钱挣够了，闲得慌。」

他起身离去。

离去之前，他背对我道：「好，在我有生之年我保证后位都是你的，我给你统御六宫的权力，准你母仪天下，让你参政，或者你想要别的什么也都可以。」

「苏姑娘，我知道你喜欢九弟，我也知道这个帝位我是怎么得来的，你是个可怜人，我除了不能给你喜欢，其他的我不会苛待于你。」

我道：「谢陛下。」

文帝元年四月初二，我二十二岁，荣登后位，掌凤印，拥有半壁江山。

午夜梦回，我常见到许许多多的人。

文帝二年，我亲持一道封相的圣旨登门闻府，给闻照行大礼，请他出山辅政。

两三年不见，四目相对，好像有很多的话可说，又好像什么都不必说。

他郑重接过我手中圣旨，叩首道：「臣领旨谢恩。」

我转身离去之时，他叫住了我。

还是旧时称呼，他唤阿蓉。

「你这些日子过得好吗？」

我回头笑道：「挺好的。」

「我没有再瘦。」

「看得出来。」我道。

我走后的事情是妙岚后来帮我打听来的，听说在我走后闻照泣不成声。

家人问他怎么了，他说他想起来还欠我好多好多钱。

18

文帝五年冬月，我出京郊给我母亲牌位上漆，遇到个抱着亲人骨灰在路边无助哭泣的小姑娘。

看上去也就十来岁的样子。

像极了当年的我。

只是那时候我有人助，有个风华妙然的少年给了我一方手帕，还忍冻脱下了自己的氅衣。

我收留了那个小姑娘，给她起名叫妙岚，问她对暴富感不感兴趣。

文帝六年，萧玢长子出生，起名萧翊。

当然不是我生的，是他一个妃子生的，他可能为了不使我寂寞，一茬一茬往宫里纳妃。

我一般不参与。

萧翊母妃身体不好，萧玢问我可愿意代养之，我道行吧。

次年冬，苏芷韵病重，临死前想见我一面。

我摆驾闻府，进去见到她，她第一句说的是：「苏芷蓉，我恨你。」

「可是我也羡慕你，」她接着道，「我羡慕你可以肆无忌惮地大笑，大口吃饭，而我多露几个牙齿都会被母亲打手心说我没有大家小姐的样子。」

「我羡慕你可以跑着扑到爹爹怀里，搂着他的脖子要他抱。」

「他从来也没有抱过我。」

「我羡慕你可以像那些下人，挽着胳膊露着腿，在夏日里下水捞莲蓬，采荷叶……而不是像我一样再眼馋也只能远远看着。」

「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快活？」

「我当时远远偷看你的时候，我想你叫我一声，哪怕只有一声，叫我下去带我一起玩，我也可以真心实意叫你一声姐姐，再也不欺负你了。」

一时屋中只有她的低泣声，我无话可说，悲剧是由她自己造成的，我也无可奈何。

我只有一件事不明白，我问：「大人之间的恩怨归大人，按理说你不应该那么恨我，你为什么那么恨我？」

她一顿，神情恍惚，「我也不知道，从小被我阿娘耳濡目染吧，再加上我以为爹爹一直不回来，是因为你们母女在府中，才使他对家生了厌恶，我便愈发痛恨你了。」

「除了使手段，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得到，该怎么表达喜欢，我那样喜欢闻照，那样喜欢。」

她深深望着我，「姐姐，我知道错了，闻照跟我成亲以后从来没有跟我同房过，你听了这个，心里能不能痛快些，你可以……原谅我吗？」

我站起来道：「不可以。」

我道：「我的好妹妹，以后别再见了。」

迎着她的哭声我走出门。

外头风很大，寒气刺骨。

我笑着笑着就哭了。

刚来那会儿我以为自己天下无敌，我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，中二得恨不能在街上大喊颤抖吧古人，你们的大女主来啦！

少年时我在苏芷韵母女手底下辗转苟活，以为那就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日子，原来不是。

我不知道更长的苦难还在后头等着我，我终究跟这里的人一样，归于平凡，淹没于平凡，被动接受命运的馈赠与蹂躏，面对疾病、天灾、人心算计，我一样无能为力。

我唯一的优点是命比他们长，恨我的人，我恨的人，爱我的人，我爱的人，我一个一个送走了他们。

那些欢快的，痛苦的过往，留我一个人回忆。

然后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。

18

不知道萧家的男人是不是祖传命短，萧玢也是壮年驾崩，萧翊继位，我成了太后。

萧玢与我做了一辈子表面夫妻，临崩前拉着萧翊的手嘱咐，「你母后活得太苦了，你要好好孝顺她。」

小辈们不明白，我一个要风得风要雨得雨，整天乐乐呵呵的富足老太太，哪里就苦了，只当萧玢是病糊涂了。

萧翊这孩子母亲早逝，从小养在我身边，对我还算孝顺，每日晨昏定省来我宫里陪我打麻将斗地主，出去还兢兢业业干他的皇帝。

在我每个生辰都帮我办一场奢侈的寿宴，一直到我六十四岁。

19

庆安殿。

我和闻照远远对视以后各自入席。

过了阵我见他悄然离了席，于是也赶紧借口离开。

刚才他朝我使眼色我就感觉这小老哥想搞事情。

我撇下所有人，独自到了冷宫偏殿。

他果然在酒窖里等我。

「快快快帮帮我。」我一路过来一边拆头发，终于成功将头发缠成了个鸟窝。

闻照笑着上来帮忙，「多少年了你还这样，真拿你没有办法。」

我也笑，「幸亏是在这里，这要是在外头叫他们见了可了不得，当朝太后幽会当朝丞相拆头发，啧啧。」

边说边想起来我如今是个六十多的奶奶了，我还怕人家说个屁。

一通折腾我俩都气喘吁吁，这把老骨头确实嗨不起来了。

我问闻照：「你叫我来有事吗？」

他点头，「阿蓉，我要致仕了。」

「哦。」年纪到了，确实该退休了。

自苏芷韵走后闻照终身未娶，如今他府中都是门客和他收养的孤儿。

我不由道：「然后呢，致仕以后你去哪？」

他微笑道：「回府养老，养花种草遛鸟吧，京都无所事事的老大爷不都是这么个模样吗？」

我点点头，「适合你。」

继而我俩许久无话，连闻照都要同我告别了啊，我轻轻想。

为掩饰失落我没话找话，「没想到这一辈子走到最后只剩下咱们两个，我们和萧绎在这偷酒喝仿佛还是昨天的事情，还有陛下。」

他知道我说的是哪个陛下，应声点头，也学我慵懒往酒坛子上一靠，眯着眼睛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
过了阵，他道：「阿蓉，有些话我藏了一辈子，再不说我怕以后就再也没机会说了。」

「还记得我们年轻时候第二次见面吗？雪后万物皑皑，独你穿一身红衣，耀耀夺人眼，偏神情却那么悲伤，让人想把天下最好的东西都送给你，博你一笑。」

「你问我要剩下的七十两银子，其实那天我是带够了钱的，不知为何我却不想还，我巴不得你问我讨一辈子的债才好，这样我就可以把一辈子赔给你了。」

说到这里他哭笑不得，「谁承想你那日临别时，竟提出要跟我拜把子，还说人傻钱多。我从没见过你这么爱说实话的。」

我不知道他当时存了那样的心思，看来傻的人是我。

我想起了被我压在箱底的玉佩和红衣，该还给闻照了。

我老脸一红，「噫，都过去了，还说这些做什么呢？」

「是啊，都过去了。」

「阿蓉，我此生不悔遇见你。」

「我也是，还有萧绎。」 我道。

倦客如今老矣，旧时不奈春何，几曾湖上不经过。看花南陌醉，驻马翠楼歌。

我以为一辈子很短，其实很长。

(作者：每天读点故事-摩羯大鱼)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